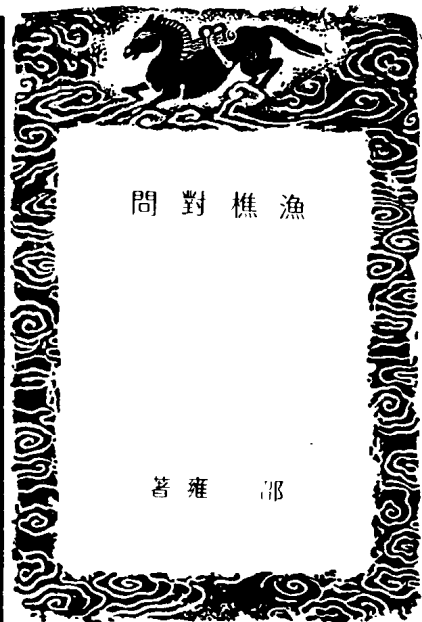


叢書集成新編

三

新文豐出版公司印行

白水質問一卷	惜陰書院緒言一卷	二谷讀書記三卷	水西答問一卷	水西會語一卷	毅齋經說一卷	適園語錄一卷	人譜一卷附四庫提要
明 徐榜著	明 翟一元著	明 翟台著	明 查鐸著	明 查鐸著	明 陸樹聲撰	明 劉宗周著	
涇川 七〇二	涇川 七〇〇	學海 六九六	涇川 六八七	涇川 六八三	涇川 六七九	稗海 六七六	學海 六六九



漁樵對問

康節先生邵

雍

堯夫

問對樵漁

著雍邵

漁者垂釣于伊水之上樵者過之弛檐息肩坐于磐石之上而問于漁者曰魚可釣取乎曰然曰釣非餌可乎曰否曰非釣也餌也魚利食而見害人利魚而蒙利其利同也其害異也敢問何故漁者曰子樵者也與吾異治安得侵吾事乎然亦可以為子試言之彼之利猶此之利也彼之害亦猶此之害也子知其小未知其大魚之利食吾亦利乎食也魚之害食吾亦害乎食也子知魚終日得食為利又安知魚終日不得食不為害如是則食之害也重而釣之害也輕子知吾終日得魚為利又安知吾終日不得魚不為害也如是則吾之害也重魚之害也輕以魚之一身當人之一食則魚之害多矣以人之一身當魚之一食則人之害亦多矣又安知釣乎大江大海則無易地之患焉魚利乎水人利乎陸水與陸異其利一也魚害乎餌人害乎財餌與財異其害一也又何必分乎彼此哉子之言體也獨不知用爾樵者又問曰魚可生食乎曰烹之可也曰必吾薪濟子之魚乎曰然曰吾知有用乎子矣曰然則子知子之薪能濟吾之魚不知子之薪所以能濟吾之魚也薪之能濟魚久矣不待子而後知苟世未知火之能用薪則子之薪雖積丘山猶且奈何哉樵者曰願聞其方曰火生于動水生于靜動靜之相生水火之相息水火用也草

漁樵對問

木體也用生于利體生于害利害見乎情體用隱乎性一性一情聖人成能子之薪猶吾之魚微火則皆為腐臭朽壤而無所用矣又安能養人七尺之軀哉樵者曰火之功大于薪固已知之矣敢問善灼物何必待薪而後傳漁者曰薪火之體也火薪之用也火無體待薪然後為體薪無用待火然後為用是故凡有體之物皆可焚之矣水有體乎曰然曰火能焚水乎曰火之性能迎而不能隨故滅水之體能隨而不能迎故熱是故有溫泉而無寒火相息之謂也曰火之道生于用亦有體乎曰火以用為本以體為末故動水以體為本以用為末故靜是火亦有體水亦有用也故能相濟又能相息非獨水火則然天下之事皆然在乎用之何如爾樵者曰用可得聞乎曰可以意得者物之性也可以言傳者物之情也可以象求者物之形也可以數取者物之體也用也者妙萬物為言者也得意得而不可以言傳曰不可以言傳則子惡得而知之乎曰吾所以得而知之者固不能言傳非獨吾不能傳之以言聖人亦不能傳之以言也曰聖人既不能傳之以言則六經非言也耶曰時然後言何言之有樵者贊曰天地之道備于人萬物之道備于身衆妙之道備于神天下之能事畢矣又何思何慮吾而今而後知事心踐形之為大不及子之門則幾至于殆矣乃折薪烹魚而食之飲而論易漁者與樵者遊于伊水之上漁者歎曰熙熙乎萬物之多而未始有難吾知遊乎天地之間萬物皆可以無心而致之矣非子則吾孰與歸焉樵者曰敢問無心致天地萬物之方漁者曰無心者無意之謂也無意之意不我物也不我物然後能物物曰何謂我何謂物曰以我徇物則我亦物也以物徇我則物亦我也我物皆致意由是明天地亦萬物也何天地之有焉萬物亦天地也何萬物之有焉萬物亦我何萬物之有焉我亦萬物也何我之有焉何物不我何我不物如是則可以宰天地可以司鬼神而況于人乎況於物乎樵者問漁者曰天何依曰依乎地地何附曰附乎天曰然則天地何依何附曰自相依附天依形地附氣

其形也有涯其氣也無涯有無之相生形氣之相息終則有始終始之間其天地之所存乎天以用為本以體為末地以體為本以用為末利用出入之謂神名體有無之謂聖唯神與聖能參乎天地者也小人則日用而不知故有害生實喪之患也夫名也者實之客也利也者害之主也名生于不足利喪于有餘害生于有餘實喪于不足此理之常也養身者必以利貪夫則以身徇利故有害生焉立身必以名衆人則以身徇名故有實喪焉竊人之財謂之盜其始取之也唯恐其不多也及其敗露也唯恐其多矣夫賄之與賊一物也而兩名者利與害故也竊人之美謂之微其始取之也唯恐其不多也及其敗露也唯恐其多矣夫譽與毀一事也而兩名者名與實故也凡言朝者萃名之所也市者聚利之地也能不以爭處乎其間雖一日九遷一貨十倍何害生實喪之有耶是知爭也者取利之端也讓也者趨名之本也利至則害生名興則實喪利至名興而無害生實喪之患唯有德者能之天依地地附天豈相遠哉漁者謂樵者曰天下將治則人必尚行也天下將亂則人必尚言也尚行則篤實之風行焉尚言則詭譎之風行焉天下將治則人必尚義也天下將亂則人必尚利也尚義則謙讓之風行焉尚利則攘奪之風行焉三王尚行者也五霸尚言者也尚行者必入于義也尚言者必入于利也義利之相去一何如是之遠耶是知言之于口不若行之于身行之于身不若盡之于心言之于口人得而聞之行之于身人得而見之盡之于心神得而知之人之聰明猶不可欺況神之聰明乎是知無愧于口不若無愧于身無愧于身不若無愧于心無口過易無身過難無身過易無心過難既無心過何難之有吁安得無心過之人與之語心哉漁者謂樵者曰子知觀天地萬物之道乎樵者曰未也願聞其方漁者曰夫所以謂之觀物者非以目觀之也非觀之以目而觀之以心也非觀之以心而觀之以理也天下之物莫不有理焉莫不有性焉莫不有命焉所以謂之理者窮之而後可知也所以謂之

性者盡之而後可知也所以謂之命者至之而後可知也此三知者天下之真知也雖聖人無以過之也而過之者非所以謂之聖人也夫鑑之所以能爲明者謂其能不隱萬物之形也雖然鑑之能不隱萬物之形未若水之能一萬物之形也雖然水之能一萬物之形又未若聖人之能一萬物之情也聖人之所以能一萬物之情者謂其聖人之能反觀也所以謂之反觀者不以我觀物也不以我觀物者以物觀物之謂也既能以物觀物又安有我於其間哉是知我亦人也人亦我也我與人皆物也此所以能用天下之目爲己之目其目無所不觀矣用天下之耳爲己之耳其耳無所不聽矣用天下之口爲己之口其口無所不言矣用天下之心爲己之心其心無所不謀矣夫天下之觀其手見也不亦廣乎天下之聽其手聞也不亦遠乎天下之言其手論也不亦高乎天下之謀其手樂也不亦大乎夫其見至廣其聞至遠其論至高其樂至大能爲至廣至遠至高至大之事而中無一爲焉豈不謂至神至聖者乎非唯吾謂之至神至聖者乎而天下謂之至神至聖者乎非唯一時之天下謂之至神至聖者乎而千萬世之天下謂之至神至聖者乎過此以往來之或知也已

樵者問漁者曰子以何道而得魚曰吾以六物具而得魚曰六物具也豈由天乎曰具六物而得魚者人也具六物而所以得魚者非人也樵者未達請問其方漁者曰六物者竿也綸也浮也沉也鈎也餌也不具則魚不可得然而六物具而不得魚者非人也六物具而不得魚者有焉未有六物不具而得魚者也是知具六物者人也得魚與不得魚者天也六物不具而不得魚者非天也人也

樵者曰人有禱鬼神而求福者福可禱而求耶求之而可得耶敢問其所以曰語善惡者人也禍福者天也天道福善而禍淫鬼神其能違天乎自作之咎固難逃已天降之災穰之災益脩德積善君子常分安有餘事於其間哉樵者曰有爲善而遇禍有爲惡而獲福者何也漁者曰有幸與不幸也幸不幸命也當不當分也一命一分人其逃乎曰何謂分何謂命曰

小人之遇福非分也有命也當禍分也非命也君子之遇禍非分也有命也當福分也非命也漁者謂樵者曰人之所謂親莫如父子也人之所謂疎莫如路人也利害在心則父子過路人遠矣父子之道天性也利害猶或奪之況非天性者乎夫利害之移人如是之深也可不慎乎路人之相逢則過之固無相害之心焉無利害在前故也有利害在前則路人與父子又奚擇焉路人之能相交以義又何況父子之親乎天義者讓之本也利者爭之端也讓則有仁爭則有害仁與害何相去之遠也堯舜亦人也桀紂亦人也人與人同而仁與害異爾仁因義而起害因利而生利不以義則臣弑其君者有焉子弑其父者有焉豈若路人之相逢一目而交袂于中途者哉樵者謂漁者曰吾嘗負薪矣舉百斤而無傷吾之身加十斤則遂傷吾之身敢問何故漁者曰樵則吾不知之矣以吾之事觀之則易地皆然吾嘗釣而得大魚與吾交戰欲棄之則不能捨欲取之則未能勝終日而後獲幾有沒溺之患矣非直有身傷之患耶魚與薪則異也其貪而爲傷則一也百斤力分之內者與十斤力分之外者也力分之外雖一毫猶且爲害而况十斤乎吾之貪魚亦何以異子之貪薪乎樵者嘆曰吾而今而後知量力而動者智矣哉樵者謂漁者曰子可謂知易之道矣吾敢問易有太極太極何物也曰無爲之本也太極生兩儀兩儀天地之謂乎曰兩儀天地之祖也非止爲天地而已也太極分而爲二先得一爲一後得一爲二一二謂兩儀曰兩儀生四象四象何物也曰大象謂陰陽剛柔有陰陽然後可以生天有剛柔然後可以生地立功之本於斯爲極曰四象生八卦八卦何謂也曰謂乾坤離坎兌艮震巽之謂也迭相盛衰終始於其間矣因而重之則六十四由是而生也而易之道始備矣樵者問漁者曰復何以見天地之心乎曰先陽已盡後陽始生則天地始生之際中則當日月始周之際末則當星辰始終之際萬物死生寒暑代謝晝夜遷變非此無以見之當天地窮極之所必變變則通通則久故象言先王以至日閉關商旅不行后不省方

順天故也
樵者謂漁者曰無妄災也敢問其故曰妄則欺也得之必有禍斯有妄也順天而動有禍及者非禍也災也猶農有思豐而不勤稼穡者其荒也不亦禍乎農有勤稼穡而復敗諸水旱者其荒也不亦災乎故象言先王以茂對時育萬物貴不妄也
樵者問曰姤何也曰姤遇也柔遇剛也與夬正反夫始逼壯姤始遇壯陰始遇陽故稱姤焉觀其姤天地之心亦可見矣聖人以德化及此罔有不昌故象言施命告四方履霜之慎其在此也
漁者謂樵者曰春為陽始夏為陽極秋為陰始冬為陰極陽始則溫陽極則熱陰始則涼陰極則寒溫則生物熱則長物涼則收物寒則殺物皆一氣其別而為四焉其生萬物也亦然
樵者問漁者曰人之所以能靈于萬物者何以知其然耶漁者對曰謂其目能收萬物之色耳能收萬物之聲鼻能收萬物之氣口能收萬物之味聲色氣味者萬物之體也目耳鼻口者萬人之用也體無定用惟變是用用無定體惟化是體體用交而人物之道于是乎備矣然則人亦物也聖亦人也有一物之物有十物之物有百物之物有千物之物有萬物之物有億物之物有兆物之物生一一之物當兆物之物者豈非人乎有一人之人有十人之人有百人之人有千人之人有萬人之人有億人之人有兆人之人生一一之人當兆人之人者豈非聖乎是知人也者物之至者也聖也者人之至者也物之至者始得謂之物之物也人之至者始得謂之之人也夫物之至者至物之謂也而人之至者至人之謂也以一至物而當一至人則非聖而何人謂之不聖則吾不信也何哉謂其能以一心觀萬心一身觀萬身一物觀萬物一眚觀萬眚者焉又謂其能以心代天意口代天言手代天工身代天事者焉又謂其能以上識天時下盡地理中盡物情通照人事者焉又謂其能以彌綸天地出入造化進退今古表裏人物者焉噫聖人者非世世而效聖焉吾不得而目見之也雖然吾不得而目見之察其心觀其跡探其體潛其用雖億

萬年亦可以理知之也人或告我曰天地之外別有天地萬物異乎此天地萬物則吾不得而知也非唯吾不得而知之也聖人亦不得而知之也凡言知者謂其心得而知之也言言者謂其口得而言之也既心尚不得而知之口又惡得而言之乎以心不可得而知而知之是謂妄知也以口不可得言而言之是謂妄言也吾又安能從妄人而行妄知妄言者乎

漁者問樵者曰仲尼有言曰殷因于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禮所損益可知也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夫如是則何止于百世而已哉億千萬世皆可得而知之也人皆知仲尼之為仲尼不知仲尼之所以為仲尼不欲知仲尼之所以為仲尼則已如人皆知天地之為天地不知天地之所以為天地不

欲知天地之所以為天地則已如其必欲知天地之所以為天地則捨動靜將奚之焉夫一動一靜者天地至妙者歟夫一動一靜之間者天地人至妙至妙者與是知仲尼之所以能盡三才之道者謂其行無轍跡也故有言曰予欲無言又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其此之謂與

漁者謂樵者曰大哉權之與變乎非聖人無以盡之變然後知天地之消長權然後知天下之輕重消長時也輕重事也時有否泰事有損益聖人不知隨時否泰之道奚由知變之所為乎聖人不知隨時損益之道奚由知權之所為乎運消長者變也處輕重者權也是知權之與變聖人之一道耳

樵者問漁者曰人謂死而有知有諸曰有之曰何以知其然曰以人知之曰何者謂之人曰目耳鼻口心膽脾肺之氣全謂之人心之靈曰神神之靈曰魄魄之靈曰魂魂之靈曰精精之靈曰神神發乎目則謂之視視發乎耳則謂之聽聽發乎鼻則謂之臭臭發乎口則謂之言言八者具備然後謂之人夫人也者天地萬物之秀氣也然而亦有中者各求其類也若全得人則謂之曰全人之人夫全類者天地萬物之中氣也謂之曰全德之人也全德之人者人之人者也夫人之人者仁人之謂也唯全人然後

能當之人生也謂其氣行人之死也謂其形返氣行則神魂交形返則精魄存神魂行于天精魄返于地行于天則謂之曰陽行返于地則謂之曰陰返陽行則晝見而夜伏者也陰返則夜見而晝伏者也故知日月之形也月者日之影也陽者陰之形也陰者陽之影也人者鬼之形也鬼者人之影也人謂鬼無形而無知者吾不信也

漁者問樵者曰小人可絕乎曰不可君子稟陽正氣而生小人稟陰邪氣而生無陰則陽不成無小人則君子亦不成唯以盛衰乎其間也陽六分則陰四分陰六分則陽四分陽陰相半則各五分矣由是知君子小人之時有盛衰也治世則君子六分君子六分則小人四分小人固不勝君子矣亂世則反是君臣臣臣父子父子兄弟兄弟夫婦夫婦各安其分也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兄不兄弟不弟夫不夫婦不夫婦各失其分也此則由世治世亂使之然也君子常行勝言小人常言勝行故世治則篤實之士多世亂則緣飾之士衆篤實鮮不成事緣飾鮮不敗事成多國興敗多國亡家亦由是而興亡也夫興家與興國之人與亡國亡家之人相去一何遠哉

樵者問漁者曰人所謂才者有利焉有害焉者何也漁者曰才一也利害二也有才之正者有才之不正者才之正者利乎人而及乎身者也才之不正者利乎身而害乎人也曰不正則安得謂之才曰人所不能而能之安得不謂之才聖人所以惜乎才之難者謂其能成天下之事而歸之正者寡也若不能歸之以正才則才矣難乎語其仁也譬猶藥之瘡疾也毒藥亦有時而用也可一而不可再也疾愈則速已不已則殺人矣平藥則常日而用之可也重疾非所以能治也能驅重疾而無害人之毒者古今人所謂良藥也易曰大君有命開國承家小人勿用如是則小人亦有時而用之時平治定用之則否詩云它山之石可以攻玉其小人之才乎

樵者謂漁者曰國家之興亡與夫才之邪正則固得聞命矣然則何不擇其人而用之漁者曰擇臣者君也擇君者臣也賢愚各從其類而為奈何有堯舜之

君必有堯舜之臣有桀紂之君而必有桀紂之臣堯舜之臣生乎桀紂之世猶桀紂之臣生于堯舜之世必非其所用也雖欲為禍為福其能行乎夫上之所好下必好之其若影響豈待驅率而然耶上好義則下必好義而不義者遠矣上好利則下必好利而不利者遠矣好利者眾則天下日削矣好義者眾則天下日盛矣日盛則昌日削則亡盛之與削昌之與亡豈其遠乎在上之所好耳夫治世何嘗無小人亂世何嘗無君子不用則善惡何由而行也樵者曰善人常寡而不善人常眾治世常少而亂世常多何以知其然耶曰觀之於物何物不然譬諸五穀耘之而不苗者有矣蓬莠不耘而猶生耘之而求其盡也亦未如之何矣由是知君子小人之道有自來矣君子見善則喜之見不善則遠之小人見善則疾之見不善則喜之善惡各從其類也君子見善則就之見不善則遠之小人見善則違之見不善則就之君子見義則遷利則止小人見義則止見利則遷遷義則利人遷利則害人利人與害人相去一何遠耶家與國一也其興也君子常多而小人常鮮其亡也小人常多而君子常鮮君子多而去之者小人也小人多而去之者君子也君子好生小人好殺好生則世治好殺則世亂君子好義小人好利治世則好義亂世則好利其理一也

漁樵對問

康節先生之學具於皇極經世是書實與觀物篇相出入刻而廣之以與同志共講焉後學趙與普謹題

漁樵對問一卷

舊本題宋邵子撰。見公武讀書志。又作張子劉安上集中亦載之。三人時代相接。未詳孰是也。其書設爲問答。以發明義理。所稱有溫泉而無寒火者。楊慎丹鉛錄。嘗引葛洪抱朴子。蕭邱寒焰以駁之。不知儒者論理。論其常耳。其偶異者。即使有之。不足爲據。執松柏而謂冬不肅。殺執麋草而謂夏不茂。育則拘墟之見也。且蕭邱誰得而見之。葛洪又何自而知之。據百家迂怪之言。以曲相詰難。則道經釋典。理外之事亦多矣。可援以爲證乎。至天何依。曰依乎地。地何附。曰附乎天。天地何依。何附。曰自相依附。一條。慎亦駁之。然地處天中。大氣包而舉之。所以不墜。非黃昏豆厥。譬甚明。是即依附之明證。慎不知歷術。所以獻疑。均不足爲是書病。然書中所論。大抵習見之談。或後人據其緒論爲之。如二程遺書。不盡出於口授歟。

四庫提要辨證

余嘉錫撰

漁樵問對一卷

舊本題宋邵子撰。見公武讀書志。又作張子。劉安上集中亦載之。三人時代相接。未詳孰是也。其書設爲問答。以發明義理。所稱有溫泉而無寒火者。楊慎丹鉛錄。嘗引葛洪抱朴子。蕭邱寒焰以駁之。不知儒者論理。論其常耳。其偶異者。即使有之。不足爲據。至「天何依。曰依乎地。地何附。曰附乎天。天地何依何附。曰自相依附。」一條。慎亦駁之。然地處天中。大氣包而舉之。所以不墜。非黃昏豆厥。譬甚明。是即依附之明證。慎不知歷術。所以獻疑。均不足爲是書病。然書中所論。大抵皆習見之談。或後人據其緒論爲之。如二程遺書。不盡出於口授歟。

嘉錫案。朱子語類卷一百云。「康節漁樵問對無名公序。與一兩篇書次第。將來刊成一集。」又云。「古今曆家。只是推得個陰陽消長界分爾。如何得似康節說得那「天依地。地附天。天地自相依附。天依形。地依氣。」幾句。向嘗以數語附於通書之後。欽夫見之。殊不以爲然。曰。恐說得未是。某曰。如此。則試別說幾句來看。」又卷一百十五云。「漁樵問對或者以爲非康節所著。先生曰。其間儘有好處。非康節不能著也。」由朱子之言觀之。則此書實邵子所作矣。周密齊東野語卷一引世有溫泉而無寒火一條。亦稱邵康節。并引有昭德見氏解密。又引抱朴子及劉子從化篇。蕭邱寒焰語。以爲世亦有寒火。特以耳目所未及。故以爲無。楊慎襲之以爲己說。提要較慎而不及密。猶未免爲慎所欺也。



晁氏儒言

宋 遺淵晁說之以道著

閒色亦麗乎目君子必惡焉者不欲病乎正而失所傳也作儒言 元 貳 執 餘 仲 秋 己 丑

春秋

儒者必本諸六藝而六藝之志在春秋苟舍春秋以論六藝亦以末矣紛然雜於釋老申韓而不知其弊者實不學春秋之過也

智仁理性

窮理乃能盡性至命今學者未乎窮理而必贅之以仁智何邪且仁不能窮理而智於盡性有不足耶大凡析體而辯則失之鑿習而為穿窬之小人體而不失則不失故常不害其為溫厚之君子可不 名 哉

大神

易以大人聖人爲一位而不違孟子答問之言者以大入未至於聖書之聖神文武爲一已而爲莊子荒唐之言所惑則復自有神人橫渠先生亦云聖不可知爲神莊生繆妄又謂有神人焉

皇帝

皇道帝德出於尚書中候緯書也嘉祐學者未嘗道也孔子定書斷自二帝尙復皇之貴哉武陵先生曰六經無皇道劉道原亦云然

勝物

克己之言嘗聞之矣勝物之言昔未之聞也苟志以勝物則枯木朽株皆吾之仇也其爲有位之害則又大矣君子懼焉

忘

莊生毀棄禮義不知物我之所當然者過始語忘儒者非所宜言也禮安義適賓主百拜不知其勢甯論忘不忘耶

有無

橫渠先生曰易不言有無言有無諸子之陋也說之謂以老氏有無論易者自王弼始

詩

詩不知禮義之所止而區區稱法度之言真失之愚也哉言孰非法度何獨在詩

且

君子於患難猶不苟免他復苟且云乎哉今喜以且爲言是非可否不待所安自隨於少人之偷而媿夫君子之篤敬

可

君子必可所以修辭 名 御 行汲汲於敬也小人僅可而偷諛苟且無所不至焉今學者說可曰僅辭也安知君子行止淹速惟可之從耶孔安國謂子桑伯子能簡故

可

所

或曰有戶則斤之矣是惡大有所者本諸莊老而云爾也吾儒者居其所而遷惟思無所彼豈不戾哉蓋放之四海而準孰非吾戶尙誰哉我也彼邪以不善爲善之類皆學莊老之過云

言浮

儒者之言無難易斯可行也著爲事業傳之後世苟得吾言者其行與吾均也莊老之徒則不然其言甚大而聽之溺人而易悅如無爲爲之不治治之之類若何而行也哉君子 名 御 諸

天人

言天人之相與莫如詩書治亂興亡之際若分其所立之道則存乎易之陰陽仁義而吉凶則一致也或以某句爲天道而人不預焉復以某句爲人道而不及乎天人始分矣是出言雖可若會之於心而自試焉則誣矣哉

高明中庸

吾儒之道所以異乎諸子者爲其極高明而道中庸爲一物也譬如日正中而萬物融和未嘗槁物作沴也或者既以一事極高明又再以一事道中庸不亦戾乎是剛柔緩急相濟之常理何必是之云哉廣大精微之類亦然

同風俗

一道德以同俗司徒之至教也所謂一道德者乃上之風而以之同下俗者也如表影聲響之相從焉或者既一道德矣又思同風俗將以刑戮勝姦而上勞下悴矣弊將奈何是齊八政此防淫者亦一術邪

俗學

學者同尊孔氏法詩書躬仁義不知俗學之目何自而得哉建隆以來禮樂文明煥然大備皆諸儒之力也誰當其目也耶如惡其久而欲致獨則比屋可封之民爲罪人歟又或厭其久而新之則日月之出時久矣後漢治古學貴文章者以章句之徒爲俗儒則斥俗學者身自謂耶

漢儒

典籍之存詒訓之傳皆漢儒之力漢儒于學者何負而例貶之歟後生殆不知漢儒姓名有書幾種而惡斥如讎漢儒真不幸哉昔人歎廢興由於好惡盛衰繫之辨納良有以也

公議

凡變律亂常則不當乎人心雖百人之譽不足以勝一人之毀也蓋彼不待高識博達之士乃知其非雖塗人故自有白黑矣前秦之者一時之鶴而此毀之者實天下之公也昔公孫祿斥王莽國師秀頌倒五經毀師法令學士疑宜誅以慰天下侯景陳梁武帝十失之一曰敷演六經排擯前儒王莽之法也當彼時猶有是言則公議不可泯云彼乘勢怙力以肆說者果誰歟哉

的

溫公曰經猶的也一人射之不若眾人射之其中者多也嗚呼此公天下之言待天下忠且敬也願肯伸己而屈人必人之同己哉彼排擯前儒顛倒五經者亦宜愧

旨

公羊曰美惡不嫌同辭董仲舒曰辭不能及皆在于旨

非精心遠思其孰能知之見旨者不任辭不任辭然後通道矣蓋古之學者見旨今之學者任辭君子小人之儒自是而分也毛公桃夭傳曰家室猶室家也任辭者笑之其如見旨者何

同異

董仲舒曰詩無達話易無達吉春秋無達辭范甯曰經同而傳異者甚眾此吾徒所以不及古人也嗚呼古之人善學如此今一字詁訓嚴不可易一說所及詩書無辨若五經同意三代同時何其固邪

朱張

朱學士宗爲張安道陳三傳是非其辯安道曰彼自三家何與君事君子謂朱之力學不及樂全之達識後生復有如樂全之才器者願肯疲于文字之細而憤耗以排擯前儒哉

三弊

先儒謂近代有茭角反對互從等辭競之說馳騁煩言以學彞敘譏議成俗而不知變此學者之弊也蓋此三弊尤驗於今日不顧其本而特出一句以清私欲而困取論者謂之茭角以此所言責彼所不言觀焉以重牛想龍以足蛇謂之反對駢贅四出自聲傳谷因谷發響從響求應謂之互從說平頌其興積不問欲否而樂與之以尊其政事者茭角也以箕子之五事同堯之聰明文思聰明文思乃復異乎欽明文思反對也窮理盡性必待乎智仁壽飛魚躍有假于風氣互從也彼方自謂繼聖絕俗之謂智作新一代不知古人久已斥其弊云

三論

德義之士如聖人其視章句之徒如僕役自章句之徒

而視文字之學則如乞丐終日號哀歧路閉而復不一飽亦可悲夫

精思

董仲舒楊子雲之材如何哉其苦學精思之久又復絕人遠甚故能成人如此今之士才品復何如而學問苟且多可媿矣往往脫略不肯致思徒敬所聞而勢位而誇有功于利祿以聲譽自置勇于斥先儒而力毀古訓亦可惜哉

不奪

學者如守匹夫不可奪之志而不以死易學則日有功矣于是乎白刃不足以爲吾威爵祿不足以爲吾榮而吾之所能者中庸也不然滑稽委蛇亦何所不可祝欽明郭山憚當時號爲大儒乃一白迎章后意以助郊祀見上帝授禮陳義甚悉周宣帝立四后則有言曰帝降二文后德所以觀君天列四星妃象于焉垂耀又立五后則曰坤儀比德土數惟五實大學博士何安稱帝嘗四妃以發之也王莽謂地有動有震震者有害動者有害春秋記地震易繫坤動動靜翕萬物生焉嗟夫至治之世政令醇而民風質甯觀是邪

躬行

誦詩三百而不能事父事君亦非興於詩也和禮樂之節文而不知其意知其服勞而不知敬于玉帛之表嗚呼金石之餘則亦非成立也彼雖盡善無疵而興於文字之詩立於視史之禮成於贅畷之樂亦何足尚哉

害教

害辭未至于害意害義未至于害教害教則三綱五常絕矣謂天不足畏或欲天之明以出其君凶德不足忌

百姓或可弗之類其害教奈何

巧慧

漢儒林趙賓始稱持論巧慧蓋先儒詰訓通而意有餘
闕疑而言不鑿通中而無亢絕之弊明辨而不以仁者
之見斥智者之見實而無嫌也關關和聲也或曰和
而有通意不知孰為和而通者如指門關為言則証
止于通也邪雖鳩擊而有別后妃之德盡矣或又曰入
水而善捕魚是乃擊之一事何足多哉巧慧之弊如此

殺亂

古人謂讀詩如未嘗有書讀書如未嘗有易蓋知六經
之意廣大無不備而曲成無所待也在昔漢時六經各
有名家之博士並行而不相排斥其得人為已多矣今
六經紛然為一說曰是一說曰是二道也則一而經已六
矣如何以一混六哉王莽講合六經之說恐不足向也

滋蔓

桓譚謂秦近君能說堯典篇目兩字之說至千餘言但
說若稽古三萬言班固歎後世經傳既已乖離博學者
又不思多聞闕疑之義而務碎義逃難便辭巧說破壞
形體說五字之文至于二三萬言是今日滋蔓傷本之
弊古人已深斥之矣又隨而踵之喜循復車之轍何邪
彼方自詡曰前之文人才堅而不能安闡有媿今日之
富亦難與言矣

碎義

同燕于一堂之上而賓主暮分若無恨焉兄弟築室而
不相為鄰則吾恨且慚矣經本二意者紛紜糾射之說
致彼之奇邪其本一言如和順道德而謂和道順德挑
撻往來之貌猗猗柔順之辭亦析而辨之則破壞形體

甚矣

盜悖

孔子作春秋多微辭于是乎起問數百應問數千未之
厭也至于詩書本非一時一人之言聖人取其可為後
世訓者存之初不以一字為美惡也故曰志之所至詩
亦至焉詩之所至禮亦至焉簡易較直如此或取春秋
之治具以詰難為功何耶昔之師儒未之有也及于春
秋則反無與焉盜憎主人耶蓋非其有而取之盜也不
敬其敬而敬他人者悖德禮也彼何為盜且悖耶

鹿馬

因一鹿指以為一馬者一時跋扈之言也如因先王之
格言而顛倒破壞者以天下為鹿而縱指之也不亦甚
乎九州之終名志其行道或以徐州之浮于淮泗達于
河為揚州之首盡變亂九州之疆理它尚有不誣者耶

過舍

過人之善而揚其惡不仁也舍此之善而取彼之不善
不智也先儒于經常無所失或者詆毀不少恕若其善
則未之或稱也毛公傳不聞亦式不諫亦入曰性與天
合也鄭君謂用不聞達者而不諫爭者亦得入或乃取
鄭而舍毛何邪

苟異

好苟異者必無忌憚而懷上侮下將流毒海內而不可
禦矣且夫天生有形之物尚敢變異則至理應微誰其
正之先儒說淇澳綠竹曰綠王芻竹芻竹今適以為一
物不知綠竹青青何等語耶先儒說正月應蟬也巷
伯貝錦貝也今以為應為蟬為貝為錦

一經之士

鬼氏儒言

五絲具而作繪五藏完而成人學者于五經可舍一哉

何獨並用五材也邪昔人斥談經者為鄙野之士良以
此歟漢武帝命司馬相如等造為詩賦多爾雅之文通
一經之士不能獨知其辭必會五經家相與共講習讀
之乃能通其意今日一經之士又如何哉蓋為師者專
一經以授弟子為弟子者各學羣經于其師古之道也
故曰古之學者耕且養三年而通一藝三十而五經立

虐獨

虐獨獨者害皇極其于經則喜通論而斥獨訓亦未為
得也薄言觀者先儒曰觀多也元王桓撥曰桓大撥治
也今皆變異之矣春秋有特書亦可例之邪

驥駑

驥駑所以異乎驥駑者為其行千里而有餘力也如行
百里而與驥駑同敵則其異者名云爾也嫌疑不吾別
猶與不吾明則所謂智者亦愚也采蘋或以為禮女之
祭或以為教成之祭竟驚或以為祭或以為釋今之師
儒忽焉未嘗辨也實之初筵或以為燕射或以為大射
今以首章為大射一章為燕射學者何賴焉

大言

袁紹與曹操論天下形勢操知袁氏世有河北未易可
圖欲舍而之他則徒視弱乃出大言曰任天下之智力
以道御之無所不可是豈操之誠心哉今談經者不覈
其實喜為高論大言一切取勝皆曹公之下塵歟

知本

言書者不取正于古文言詩者既恥言毛氏而又不
齊魯韓氏之辨果以詩為何詩耶言周禮者與以周
公太平之書而不知有六國之陰謀地不足於封民不

足于役農不足于賦有司不足于祭將誰欺邪言易者不知王弼之前師儒尚取而古法之變自弼始雖以短弼實不能出其藩籬何以語古邪春秋孝經則絕而不言未為知本者

慕古

善哉鄭康成之言曰既知今亦當知古蓋古今交相為質則取道不遠或為高絕不可及之論曰在古當然不知古之道亦何利于今而必向之邪王莽好空言慕古法今猶有遺風邪

學難

虞翻曰悲哉學之難也蓋若人用心切而言之所感者深也古之人亦莫不然皆為志竭力而求之難又講習疏數朋友之難又服勞就正以師氏攻其難之難今或過市售一帙書而取名利如拾芥者夫何難之有

南北之學

南方之學異乎北方之學古人所之屢矣大抵出于晉魏分據之後其在隋唐間猶云爾者不惟其地而惟其人也蓋南方北方之強與夫商人之音其來遠矣今亦不可誣也師先儒者北方之學也主新說者南方之學也

燕書

鄧人有遺燕國書者夜書火不明因謂持燭者曰舉燭而遂書舉燭舉燭非書意也燕相受書而說之曰舉燭者尚明也尚明者舉賢而任之燕相白王大悅國以治治則治矣非書意也古文尚書泰誓作大開元開學士衛包受詔成今文尚書乃始作泰或以交泰為說真燕書哉

見氏備言

躐等

學不躐等也尚矣自一年至七年皆有所視九年迺大成今童子嬉戲未除而為易高談天人之際老不知周世宗之功王朴之謀乃謂三代可立致而平視堯舜其躐等多矣以故民風日澆而盜賊興未易圖其救之之術也

體用

經言體而不及用其言用則不及乎體是今人之所急者古人之所緩也究其所自乃本乎釋氏體用事理之學今儒者迷于釋氏而不自知者豈一端哉

殘經

墜簡殘經取矣可勝數哉唯是劉原甫王深甫每以為恨近世師儒以謂昔之言無不善今日之說無不可通不復聞有闕疑者非所以尊經而思也其勉之哉

闕疑

杜征南有言曰古人戒以闕疑苟不廣聞乃亦不知所疑也是知闕疑非淺學之事唯是博學老成者以是成其敬也如博學而不闕疑則誣先哲而疑後生卒無所得可不戒哉

知弊

三代之政各有所弊而其所謂弊者可指以言而救之之術易為功也齊魯之治亦各有弊而紛然多故善其後者難也先儒之學傳數百年之久而其弊如何今之師說十數年之閒弊復如何學者宜亦知所從矣

知時

智之所難適者我所遺之時也學之所難明者在昔數十年之異制異時也三代之禮既不可同日而用或以

周禮之五玉為虞書之五玉不可邪

君子

君子者成德之名也德豈一端哉或必以仁智為君子是何量君子之固邪

先王

姜至之先生謂商周之所稱先王者近自其祖宗而遠及異代之君也如舍祖宗而必在昔之法則亦悖矣

周公

謂周公用天子之禮樂者誣也不然春秋譏魯之郊禘何邪且漢景帝賜江都王以天子之旌旗君子貶之矣或者既誣周公而又蔑乎禮樂其與曹馬為媒乎

孔子

或以潛龍勿用為孔子是不知乾之為君而初九之潛者不復可飛也或因孟子所謂孔子不有天下之說而

孔子

孔孟之稱誰倡之者漢儒猶未之有也既不知尊孔子是亦孟子之志歟其學卒雜于異端而以為孔子之範者亦不一人也豈特孟子而可哉如知春秋一王之制者必不使其教有二上也世有荀孟之稱荀卿誣孟子

澄定

唐李石謂人君學問不勞專意經義然亦不可不讀知其大意以澄定意氣善乎其言也所謂識其大者何以

澄定

然高貴鄉公節閔帝講辨于朝夕亡滅之際與博士爭

一日之長乃賢于文景歟

傳勢

張禹專帝與太后之寵所謂張侯論者適盛於天下崔浩威福振宇內其五經之注學者向之至于勒爲石經逮夫禹死浩誅之後無一人稱道其說者則前之所傳者非經也勢也

名聖

荀卿之弟子與叔孫通之弟子皆以其師爲聖人至于何曾之孫又以其祖爲聖人聖人之名亦可私得歟蓋卿之弟子學無所成通之弟子因賜金之利曾之孫歎世事之驗于是乎云爾使其學成而不外慕則俊造之名向未易許之矣

祀聖

爾朱榮晉公獲無君大惡既死廟而祀之以配聖人范陽開祀安史爲二聖嗟夫人文倖而不已則鬼享僭而不法可不戒哉

聖賢之言

聖賢之所以得名者成德之稱也非謂其言有天地之殊絕也蓋聖人之言不特無以異乎賢人而其是非非亦無以異乎賢人不特無以異乎賢人而其是非非亦無以異乎賢人如賢人之言近如地則取人之言將在九泉之下乎雖然聖賢之言無辨邪曰均是言也聖人之言爲聖言賢人之言爲賢言

夫所謂賢者能爲理之所宜而非爲人之所難也如舍所宜而論所難則君子之惶惶不及小人之奇險矣或難或易在彼而吾之誠心一也豈以彼之難奪吾之簡

吳氏補言

易平康之操哉楊子雲自以事莽爲難而有是言乎

心迹

修辭立其誠君子于是乎居業辭與誠爲一物也聖人之情爲難見矣吾之所以能見者存乎其辭也天地之情吾亦因其所感而得以見之矣或者因孟子以心卻之無以辭卻之判心迹爲二端是教天下之僞也如曰好生者吾心也殺人者吾迹也利彼者吾言也爲吾之利者吾行也人亦何以賴夫賢哲歟

何王

何宴王弼倡爲虛談范甯罪之甚于桀紂溺以其言言易猶近似矣晏之談論語則又何邪顏子屢空先儒皆說空之晏始斥之自爲說曰虛心知道不知言之愈遠而愈非顏子之事也或以無相無作爲空則又晏之罪人也也是言本出于釋學而釋學譏其失己之傳果誰之學邪

新

聖人之意具載于經而天地萬物之理皆于是矣後世復有聖人向不能加毫髮爲輕重况他人乎譬如日月光明莫知其終始甯辨其新故彼一己之所謂新者適六經之所故有也向何矜哉是以昔之人遠遑然惟恐其不得于故焉卜子夏首作喪服傳說者曰傳者傳也傳其師說云爾唐陸淳于春秋每一義必稱淳聞于師曰詩則有魯故有韓故有齊后氏故齊孫氏故毛詩故訓傳書則有大小夏侯解故前人惟故之尚如此

棄舊

貞觀中詔修五經正義成用以取士而兩漢以來諸儒之說存而傳者十不二三逮今新義之行于有司而所

吳氏補言

謂二三之傳者亦不知何在矣可不惜哉

益沙

歐陽公曰凡今治經者莫不忠聖人之意不明而爲諸儒自出之說汨之也今于經外又自爲說則是患沙渾水而投土益之也不若沙土盡去水清而明矣夫學者苟知乎此則不勞而有功博而知要是之謂務本

不得已

柳子厚曰君子之學將以有異也必先窮究其書窮究而不得焉乃可以立而正也謹之勿遽歐陽公曰先儒之論苟非詳其終始而抵牾質諸聖人而悖理害經之甚有不得已而後改易者何必徒爲異論以相訾也如其不得已于經則古今學者之弊悉以亡矣惜乎遽而得已者多也

黨

國家因黨與而傾立經術因黨與而不明春秋以傳而分爲三董仲舒江公劉歆于三家爲始倡其所異而隄防之杜預何休范甯又闢土宇而興干戈焉毛詩初異于鄭氏而王肅申毛孫毓理鄭皆相持如寇讎愈出而愈烈矣元行冲歎其父康成兄子

名甯言孔聖誤不道服鄭非良有以也

業

四民皆有業一業者富二業者貧三四焉者流離死亡矣童子于經輕就而易叛既以可恥若其白首而崎嶇歧路者不亦可慚哉杜預不以公羊穀梁雜乎左氏范甯亦惡左氏公羊之櫟穀梁其志終可尚也

字

先民之經皆科斗文字如顏閔不死游夏更生則不復

識今之文字矣或以李斯之六書爲一說自謂得聖人之意且有言曰殊方異音譯而通之其義一也君子謂是義之說也非字之義也武陵先生思漢以降學士互相增添字倍于古其所感深矣

訓

古人訓詁緩而簡故其意全雖數十字而同一訓雖一字而兼數用後進好華務異訓巧而過使其意散兩字兩訓而不得通或字專一訓而不可變或累數十言而不能訓一字嘉祐學者猶未覩此也楊子雲作方言其辨已悉猶有通訓何不覽諸

音

陸德明因古諸儒音韻之學著爲釋文惠乎學者深矣今乃忽而不顧多從其本音而讀之眞野人也溫公曰凡觀書者當先正其文辨其音然後可以求其義

流品

或謂先正用人無流品之別不知皋陶陳九德而俊乂在官則流品已著矣彼欲擅天下之權倒置名器不爲此論則無以濟其術云

地無遺利

子曰君子不盡利以遺民自天子至于庶人用財各有等差孰得而侵哉或謂地無遺利之說何其與聖人之言戾邪爲其下者不亦難哉因以賢采桑宏羊字文融而以一言禍天下矣

善術

秦焚詩書坑學士欲愚其民自謂其術善矣蓋後世又有善焉者其于詩書則自爲一說以授學者觀其向背而寵辱之因以尊其所能而增其氣焰固其黨與而世

其名位使才者頡而拙智者固而愚矣學士之取則豐飲食以侈其朝夕峻爵祿以利其身世濟其欲而奪其志嚴其法而禁其言使之不擇禍福而靡然趣之又豈不愚彼哉是君子所以懼焉者也

善美

或因孟子可欲充實之差以善不及美不顧孔子歎武之盡美而未盡善乾元爲善而利以美稱耶夫不明乎用字之意而謹乎訓字之名學者之大患也

觀過斯知仁矣爲其心志外見而不可掩也先儒之過卑且近不害乎名教後進之過高而遠甚且至于無君無父學者果孰宜從邪

孝

武王周公其達孝矣乎夫孝者善繼人之志善述人之事者也得非文王當商之末志在斯民欲仁之爲事乎武王周公一天下郊祀宗廟之禮行而辨賢達賤是迺善繼善述歟苟非蒙大難之志教塗炭之事則重規疊矩舊章率循國家之常何必是之云哉如子然逞其私志則志無取舍事無時制乎

享

或多爲享上之言不知何所據有自于洛誥敬識百辟享不享邪洛誥因五服諸侯來朝宜以爲新邑之成至于周之百官則惇大成裕云爾爾論其享不享邪禮諸侯有不享者王誅所加亦非百官事也成湯莫敢不來享者豈不遠自氏羌乎且天下文明何疑何慮而于百官享不享之責邪無過導之諛乎傳曰主所言皆曰善主所爲皆曰可隱而求主之所好即進之以快耳目偷

合苟容與主爲樂不顧其後害者諛臣也是蓋有可懼者衛侯言計非是而羣臣和者如出一口子思以爲君聞臣諛以居百姓之上民不與也若此不已國無類矣

義

甚哉義之於人大也君子德行大備而或毫髮之愆者亦不足以爲義焉故君子以是爲質和順道德之後乃可與言先儒之訓曰宜以視鑒柄之不相爲用而須臾必守也或曰義者制也以忍爲義德是申不害鼻大可小之論將流而入于刑近于刻矣

忍

必有忍其乃有濟有容德乃大忍之異乎容者幾希忍于須臾而大或不能容者有矣大無不容而小不忍者亦有矣故君子必並用也或以殘忍曰是義德也既不義又亦酷而不忍非周公所以詰君陳者

事道

百姓日用而不知雖有至道而無非事也若夫君子則知之矣孰非其道哉今于聖人曰此事之序也此道之序也果知道乎

終

備言一卷

朱晁說之撰說之字以道鉅野人少慕司馬光之
爲人光晚號迂叟說之因自號曰景迂元豐五年
進士蘇軾以著述科薦之元符中以上書人邪等
靖康初召爲著作郎試中書舍人兼太子詹事建
炎初擢徽猷閣待制高宗惡其作書非孟子勸令
致仕是書已編入景迂生集然晁公武讀書志已
別著錄蓋當時亦集外別行也公武以是書爲辨
王安石學術遂僻而作今觀所論大抵新經義及
字說居多而託始於安石之廢春秋公武所言良
信然序稱作於元默執徐寶徽宗政和二年壬辰
在崇甯二年安石配享孔子後故其中孔孟一條
名聖一條配聖一條皆直斥其弊則實與紹述之
徒辨非但與安石辨也又不奪一條心迹一條及
流品以下凡數條併兼斥安石之居心行事亦非
但爲學術辨也當紹述之說盛行而侃侃不撓誠
不愧儒者之言至於因安石附會周禮而詆周禮
因安石尊崇孟子而抑孟子則有激之談務與相
反惟以恩怨爲是非殊不足爲訓蓋元祐諸人實
有負氣求勝攻訐太甚以釀黨錮之禍者賢智之
過亦不必曲爲諱也取其大旨之正可矣

四庫提要補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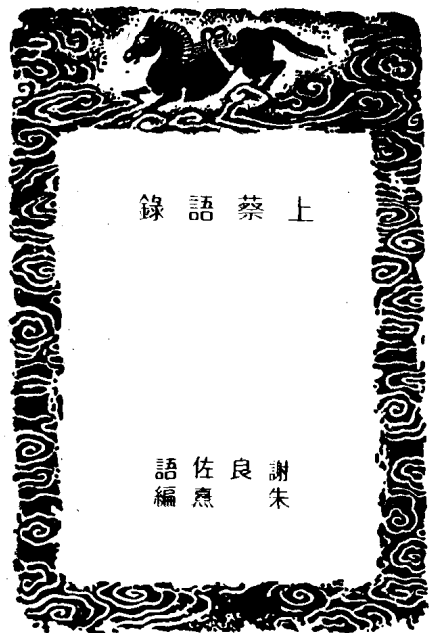
四庫提要補正

胡玉綸撰

備言一卷

水樂大典本

案下文云是書已編入景迂生集云云則水樂五字蓋誤



原序

程門四先生言規行矩有鄉黨儒學之風其効用於世稍稍建白者獨龜山楊中立耳他若游若呂皆不得志以老而沈頓下僚歷落輒輒則上蔡先生為甚夫以先生之才之學誠得一展所長其英爽磊落之氣足以修政立事亦豈下於龜山而歷尹州縣詔獄獲官不見收錄閱今六百餘載論語說之外僅傳其語錄三篇上蔡之不幸也雖然道之將行也名顯身尊而功立其將廢也行修經明而言立余讀上蔡語錄其理本身而具其教即世而與小而名物之陳大而綱常之紀開之盡其物而充之有以達其材防之多其途而養之有以全其性蓋其所鍾者粹所用者弘故能成其學而得其統宗乃遭際坎陷不復發舒於朝著則天也上蔡何憾焉胡文定公一見而執弟子之禮厥後聞學淵源半歸文定則上蔡之為也或頗識其近禪蓋上智之資驟聞師說見其上截而妄希高妙然其生平得力以窮理居敬為入德之門克治之功強力不倦即夫子殆畏之且所惡於禪學者謂其寂滅虛空率天下於無用耳今上蔡博通史學有上下古今坐言起行之思每論列時事反巾揜褒精悍之色猶見於眉端有體有用又何疑焉伊川之言曰此人為切問近思之學明道先生亦曰由

才之徒可以知上蔡矣

康熙四十八年己丑仲春儀封後學張伯行書於榕城之

正誼堂

許序

道果在於言說文字之間乎道不在於言說文字之間則言之繁者道之濶也文之著者道之晦也聖賢亦何樂於是哉六經四書之作固已出於聖賢不獲已之心自是之外奚容以多喋乎大道表而微言絕舉燼於秦糟粕於漢刑名術數佛老雜出於魏晉隋唐又況新學行於熙寧黨議起於元祐任明道之責者目擊時弊心切隱憂奚容泯默而無言也上蔡語錄之作愚誠有以窺其術道之心矣先生以英果明決之資為切問近思之學與游楊輩頤頤程門師友之間討論義理剖析幾微其所著述固將發斯道之關鍵為後學之指南遠紹鄉黨之傳近承伊洛之緒者也足補之錄乃所以闡明道蘊羽翼聖經其體之也足以修身盡性而德妙於日新其擴之也足以參贊彌綸而業臻於富有是以崇陽朱夫子為成書以淑來世河也服習而誦讀之亦有年矣歲壬戌承乏是邦恭謁詞下既慰仰止之思而郡伯龍海徐公方以興起斯文為己任謂是錄舊刻歲久暇棧遂捐俸重梓以公天下既為序以引其端復命河序其後因為述其本末以志私淑之意云爾嘉靖壬戌秋常熟許河謹序

汪序

聖人之道具載六經發明於孔曾思孟之四書六經四書之外無書矣應世諸子百家雖各倡為之言卒不免支離駁雜牽合鑿鑿適足以病道豈直貽六經四書之累乎哉至宋大儒周程者出接夫孟氏之傳得六經四書之旨而性理之學復明其遺書語錄刊行天下與六經四書家傳人誦雖時有沿上蔡謝先生與楊中立游定夫呂與叔同學於二程夫子之門先生篤志力行在游楊中尤為超邁故論語有說隨語有錄論語說已行於世獨語錄未傳焉庵朱文公嘗徧求之有得乃正其訛外集為三卷自書於

後者可考也夫文公有求於言爲言之道也先生何得於斯言哉良以得於二程靜坐之教而主敬焉耳故先生語敬是惺惺法即心之惺惺可見先生之所從事得古聖賢之心學著之言者六經四書之理致知而居敬聚最切於人之日用而不厭焉者其爲語錄與周程張朱者均之有補於斯道未可以六經四書之外例言之也正生平知有先生語錄求之三十年於茲今春仲始得鄉友王敘之廣學於月湖楊公方震欽本間亦字有差漏敘之稍加訂正取儒先辨論增入之以便觀閱正以書肆版本無行處四方人士之所思即正蚤歲之所求也遂出俸易木募工刻於南都職思其居之軒正德癸酉夏六月麻城汪正謹序

宋史本傳

謝良佐字顯道壽春上蔡人與游酢呂大臨楊時在程門號四先生登進士第建中靖國初官京師召對忤旨去監西京竹木場坐口語繫詔獄廢爲民良佐記問該瞻對人稱引前史至不差一字事有未徹則頓有泚與程頤別一年復來見問其所進曰但去得一矜字爾頤喜謂朱光庭曰是子力學切問而近思者也所著論語說行於世

上蔡先生語錄卷之上

侯封張伯行孝先重訂

堂業諸子全校

孔子曰天之將喪斯文也後死者不得與於斯文也天之未喪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於天之將喪斯文下使言後死者不得與於斯文則是文之興衰在孔子與天爲一矣蓋聖人德盛與天爲一出此等語目不覺曰孟子地位未能到此故曰天未欲平治天下也如欲平治天下當今之世舍我其誰聽天所命未能合一

問孟子言盡其心者知其性如何是盡其心曰昔有人問明道先生何如斯可謂之恕心先生曰充擴得去則爲恕心如何是充擴得去底氣家曰天地變化草木萌動不去時如何曰天地間與人觀察此可以見蓋不盡矣

敢問何謂浩然之氣孟子曰難言也明道先生云只他道箇難言也便知這漢肚裏有兩許多事若是不理會得底便撐拄胡說將去氣雖難言卻須教他識箇體段始得故曰其爲氣也至大至剛以直養而無害則塞乎天地之間配義與道者將迫義明出此乎

問學佛者欲免輪迴超三界於意云何曰是有利心私願已矣輪迴之說信然否曰此心有止而大虛決知其無盡必爲輪迴推之於始何所付受其終何時開斷也且天下人物各有數矣

人有智愚之品不同何也曰無氣稟異耳聖人不忿疾於頑者憫其所遇氣質偏駁不足疾也然則可變歟曰其性本一何不可變之有性本體也目視耳聽手學足運見於作用者心也自孟子沒天下學者問外馳求不識自家寶藏被他佛氏窺見一斑半點遂將學孝豎到底事把持在手敢自尊大輕視中國學士大夫而世人莫敢與之爭又從而信向歸依之使聖學有傳豈至此乎心者何也仁是已仁者何也活者爲仁死者爲不仁今人

身軀麻痺不知痛癢謂之不仁桃杏之核可種而生
謂之仁杏仁言有生之意推此仁可見矣學者知
此謂之見性達以爲了故終歸妄誕聖門學者見此
思必加功焉故曰同雖不敏請事斯語矣雖雖不敏
事斯語矣仁操則存舍則亡故會子曰動容貌正顏色
出辭氣出辭氣者從此廣大心中流出也以私意發言
豈出辭氣之謂乎夫人一日閒顏色容貌試自點檢何
嘗正何嘗動忘慢而已若夫大化之合於自然則正
動出不足言矣

仁者天之理非杜撰也故哭死而哀非爲生也經德不同
非干祿也言語必信非正行也天理當然而已矣當然
而爲之是爲天之所爲也聖門學者大要以克己爲本
克己復禮無私心焉則天矣孟子曰仁人心也盡其心
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則知天矣

人之氣稟不同顏子似弱孟子似強顏子具體而微所謂
具體者合下來有德地氣象但未彰著耳微如易知微
知彰微顯顯關之微孟子勇勇以一身任道後車數十乘
從者數百人至王侯分庭抗禮立萬仞誰敢正視
若非孟子德地手腳也擲在此事不去雖然猶有大底
氣象未能消磨得盡不然義大人等語言不說出來所
以見他未至聖人地位

孔子曰事君盡禮人以爲誦當時諸國若相忘生當得聖
人德地禮數是他只肯行禮又不與你計較長短與上
大夫言便問問如也與下大夫言便侃侃如也適位則
勃如升堂則屏氣蓋其德全盛自然到此不是勉強做
出來氣象與孟子渾然孟子說大人則貌之勿視其貌
雖然猶自參較彼我未有合一底氣象

顏子學得親切如孟子仰之彌高鑽之彌堅無限量也以
見聖人之道大賾之在前即不及怨焉在後又誰卻以
見聖人之道中觀此一段即知顏子看得來親切得哉

以文便知誠廣約我以禮歸精處也

橫渠教人以禮爲先大要欲得正容謹節其意謂世人汗
漫無守便當以禮爲地教他就上而做工夫然其門人
下相頭溺於刑名度數之閒行得來固無所見處如契
木札相似更沒滋味遂生厭倦故其學無傳之者明道
先生則不然先使學者有知識卻從敬入子問橫渠教
人以禮爲先與明道使學者從敬入何故不同謝曰既
有知識窮得物理卻從敬上涵養出來自然是別正容
謹節外面威儀非禮之本

問上蔡說橫渠以禮教人其門人下相頭低只溺於刑
名度數之閒行得來固無所見處如何曰觀上蔡說
得又自偏了這都看不得禮之大體所以都易得偏
如上蔡說橫渠之非以爲欲得正容謹節道自是好
如何廢這箇得如專去理會刑名度數固不得又全
廢了這箇也不是又說先有知識以敬涵養似先立
一物了增錄朱子語

橫渠嘗言吾十五年學箇恭而安不成明道曰可知是學
不成有多少病在謝子曰凡恭謹必勉強不安安舒必
放縱不恭恭如勿忘安如勿助長正當勿忘勿助長之
閒須仔細體認取

所謂有知識須是窮物理只如黃金天下至寶先須辨認
得他體性始得不然被人將金石來喚作黃金辨認不
過便生疑或便執不足故經曰物格然後知至知至然
後意誠所謂格物窮理須是誠得天理始得所謂天理
者自然底道理無毫髮杜撰今人乍見孺子將入於井
皆有怵惕惻隱之心方乍見時其心誠惻所謂天理也
至於鄉黨朋友內交於孺子父母兄弟惡其言而然
即人欲耳天理與人欲相對有一分人欲即減卻一分
天理存一分天理即勝得一分人欲人欲發肆天理滅
矣任私用意杜撰做事所謂人欲肆矣故莊子曰去智

與故知天之理者在聖人分上即說箇字不若勿忘又
勿助長正當恁地時自家看取天理見矣所謂天者理
而已只如風動動作一拂是天天命有德便五服五章
天討有罪便五刑五用渾不是杜撰做作來學者直須
明天理爲是自然底道理移易不得不然諸子百家便
人人自生出一般見解欺誑眾生識得天理然後能爲
天之所爲聖門學者爲天之所爲故敢以天自處佛氏
卻不放恁地做大明道嘗曰吾學雖有所受天理二字
卻是自家拈出來

伊川才料大德了大事指顧而集不動聲色何以驗之曰
只識箇中便可見陝西曾有議欲罷鑄錢者以爲官
中費一貫錢得一貫爲無利伊川曰此便是公家之利
利多費省私鑄者眾費多利薄盜鑄者息盜鑄者息權
歸公上非利而何又曾有議解鹽錢欲高其價者增六
千爲八千伊川曰若增錢價錢須減鹽出既減價低價
易之人人食鹽鹽不停積歲入必數已而增錢價歲額
果虧減之而歲入益溫公初起時欲用伊川伊川曰帶
累人去裏使韓富在時吾猶可以成事後來溫公欲變
法伊川使人語之曰切未可動若即三五年不能定最
去未能變之果紛紛不能定

王荆公平生養得氣完爲他不好做官職作宰相只喫魚
羹飯得受用底不受用緣官便去就日在官上殿進一
劄子被除人神宗不允對曰阿除不得又進一劄子被
人神宗又不允又曰阿也除不得下殿出來便乞去更
留不住平生不屈也奇特

問溫公所學如何謝曰台作中庸解不曉處闕之既語明
道曰闕甚處曰如強哉矯之類明道笑曰由自得裏將
謂從天命之謂性處便闕卻呂微仲何如謝子曰他不
合何有賢賤相態在不是明道嘗曰宰相呂微仲須做
只是這漢俗呂青伯甚好但處事太煩碎如召賓客食